

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曾宝缘 徐拓倩 龙琼 王美儿

深圳大学，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团队在深圳市所进行的入校问卷调查。从中观层面上探讨了影响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的因素，发现深圳市青少年在性别、学校位置、学校办学性质和家庭居住方式等四个方面表现出同伴攻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

【关键词】：青少年；儿童；攻击行为；性别差异；居住方式；

一、引言

攻击行为是针对他人的敌视、伤害或破坏性行为，可以是身体、言语攻击，也可以是对别人权利的侵犯¹。攻击行为不仅包括打、抓、撞、踢他人以及抢夺或破坏物品等外部攻击形式，还包括散布谣言、社会排斥、忽略漠视等关系攻击形式²。2018年《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在校园暴力案件中，88.74%的受害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伤亡情况，其中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31.87%的案件中受害人涉及重伤。由此可见，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攻击行为与随后的行为问题或犯罪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早识别儿童成长时期的攻击行为并进行矫正，对于促进个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³。本文在综述现有文献中关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深圳市的入校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学校位置、学校办学性质和家庭居住方式等会对同伴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

2.1 性别与攻击行为

攻击行为是一种具有明显性别差异的社会性行为⁴，而社会文化赋予男孩和

* 曾宝缘，深圳大学艺术学部本科生；徐拓倩，深圳大学艺术学部助理教授（通讯作者，电子邮箱：xutuoqian@szu.edu.cn）；龙琼，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王美儿，深圳大学法学院本科生。本研究为“挑战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文责自负。

女孩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由此形成的压力会引导个体表现出与其性别角色认同相一致的性别类型行为模式⁵。一般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攻击倾向，这与其生理特征有关。无论在实际的攻击行为还是在攻击的倾向性上，自幼儿期起男孩都比女孩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

2.2 家庭结构与攻击行为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代际、亲缘关系的相对稳定的组合模式，其类型可划分为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等。曾有国外研究对单亲和重组家庭中的幼儿检测出高水平的攻击行为和倾向⁶。我国有研究针对在法律形式上完整，但在事实中缺少父母至少一方的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发现父母外出的家庭结构会使得儿童的内在和外在心理健康状况发生显著恶化，也会引起儿童同伴攻击行为水平的提高，分性别来看依然如此⁷。周燕燕等人的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矛盾性与中学男生的违纪行为水平、攻击行为水平相关⁸。

一般认为独生子女一代相对而言不善于与人分享，往往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这一状况可能会造成独生子女更强的攻击行为和倾向。然而现有研究表明，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攻击性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独生子女并不比非独生子女更富有攻击性⁹。

现阶段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比较丰富，但主要集中于家庭亲密关系、家庭环境、儿童心理状况及社会支持上，对于家庭结构特别是独生与否等因素研究较少。尤其在家庭结构研究上片面集中于法律意义上的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而非实际状况。例如城市中长期不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家庭结构是否会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目前还缺乏研究。总的来说，有关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探索，特别是在更为中观的社会层面。

三、基于深圳市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团队在深圳市所进行的入校问卷调查。由于调查总体难以确定以及入校调查的实际难度，此次调查采取了配额抽样的非概率抽样原则，即分别按照关内/关外、初中/小学、公立/私立等三个维度对调查目标学校进行人为筛选，再通过电话交流或是直接上门面谈的方式与校方取得联系，以争取校方允许笔者团队入校向学生直接发放问卷，并提供相应的调查时间与场地配合。入校问卷调查在2019年5月至6月间完成。通过前期联系确定了调查学校后，我们在该校中随机抽取若干个班级，并对全班所有学生统一时间地点发放

问卷。最终成功收回有效问卷 422 份，涉及 5 所学校的 10 个班级。

我们在问卷中使用了在现有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组量表来测量受访学生的同伴攻击行为，量表包括：a. 取笑同学/同伴；b. 辱骂同学/同伴；c. 散播关于同学/同伴的谣言；d. 拒绝与同学/同伴一起做事、玩耍或分享东西；e. 强行拿走或破坏同学/同伴的东西；f. 孤立同学/同伴；g. 故意推撞或打同学/同伴。针对每一个表述，受访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以下 6 个选项中进行选择“从不”、“只有一两次”、“一个月两三次”、“一星期一次”、“一星期多次”和“每一天都有”，并分别赋值为 0 到 5 分。我们将这 7 题的回答直接求和作为对受访学生同伴攻击行为水平高低的测量，得分的分布从 0 分到 35 分，得分越高代表同伴攻击行为越严重。从表 1 可以看出，整体而言深圳市青少年的同伴攻击行为处于极低的水平，任何子类别的攻击行为得分都不高于 5。

此外，我们将同伴攻击行为得分与若干个可能影响同伴攻击的二分变量进行 t 检验。研究发现，性别、学校位置、学校办学性质和家庭居住方式等会对同伴攻击行为的高低产生显著的影响。

3.1 性别与攻击行为

与现有研究一致，样本中男生的同伴攻击行为得分均值达到了 3 以上，而女生的得分均值则不到 1.8，二者之间的差异在 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针对男性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的干预和矫治工作仍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

表 1：同伴攻击行为的 t 检验

	分组	样本量	均值	t 值
性别	男	233	3.039	2.9657***
	女	176	1.739	
深圳关内外	关内	188	3.111	2.5739***
	关外	231	1.996	
办学性质	公立	247	2.251	1.3560*
	私立	172	2.849	

学校层次	初中	241	2.734	1.2767
	小学	178	2.174	
户口	深圳户口	105	2.448	0.2422
	非深圳户口	303	2.571	
家庭结构	独生子女家庭	73	2.178	0.7140
	多子女家庭	341	2.589	
居住方式	双亲同住	357	2.342	2.5682***
	双亲不同住	47	4.128	

注：所有检验均为单边检验（one-tailed test），* $p < 0.1$ ** $p < 0.05$ *** $p < 0.01$ 。

3.2 学校位置与攻击行为

尽管 2010 年后深圳全部辖区都已成为经济特区，但由于历史和区位等各种原因，深圳原关内四个行政区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仍然比关外的状况更好。传统上认为关外学校学生家庭条件相对来说可能略差一些，父母忙于工作而疏于对子女的日常教育，因而可能使得这一类家庭的孩子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关外各学校学生的同伴攻击行为得分均值不到 2，明显低于关内各校学生的均值 3.11，并且在 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一现象的具体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加以厘清。

3.3 办学性质与攻击行为

研究发现，深圳市公立学校学生的同伴攻击行为得分均值为 2.251，而私立学校学生的得分均值为 2.849，二者差异仅在 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尽管公立和私立学校学生的同伴攻击行为水平的绝对值均不高，但私立学校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现实还需引起相关人员的注意。

3.4 居住方式与攻击行为

现有文献指出,父母与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共同居住,通过提供更加全面的生活和学习方面的照料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监督等可以使子女获得更好的身心发展;而缺少父母至少一方的照料则可能对儿童成长带来全面的消极影响¹⁰。我们根据每一位受访学生在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定义了“双亲同住”和“双亲不同住”两种情况,发现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深圳青少年表现出较低的同伴攻击水平,均值为2.342,且在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相对来说,双亲至少一方没有共同居住的青少年在同伴攻击行为方面表现较差,得分均值高出双亲同住学生的将近1.8分,其4.128的平均得分是上述所有子类别中最高的,也是唯一突破4分的。

四、结 论

本研究从较为中观的层面探讨了影响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的因素,发现深圳市青少年在性别、学校位置、学校办学性质和家庭居住方式等四个方面表现出同伴攻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其中最值得政策制定者重视的是家庭居住方式的问题。由于深圳市人口流动性较大,外来打工者和外出工作者均较多,往往造成青少年无法和父母双方共同居住。研究表明这一类双亲不同住的青少年在身心发展的众多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例如同伴攻击行为较多发等。如何针对这一类青少年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还有待家庭、学校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此外,一些我们假设会对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例如学校办学层次和是否具有深圳户口等,似乎并没有显著作用。最后,和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青少年是否是独生子女,并不会影响其同伴攻击水平的高低。

参考文献

¹ 张林、刘燊、徐强. 日常环境中的暴力暴露对攻击行为的长期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心理学报, 2017,49(1):50-59.

² Nicki R. Crick, Jennifer K. Grotpeter.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J]. *Child Development*, 1995, 66(3):710-722.

³ 朱冬梅、朱慧峰、王晶. 儿童青少年攻击行为干预研究现状[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40(02):311-313.

⁴ Crick NR. Engagement in Gender Normative versus Nonnormative Forms of Aggression: Links to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7,33(4):610-617.

⁵ Mary A. Lemons, Monica Parzinger. Gender Schemas: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of Women in Technology[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7,22(1):91-98.

⁶ Fomby P, Goode J A, Mollborn S. Family Complexity, Siblings, and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at School Entry[J]. *Demography*, 2016(1):1-26.

⁷ 朱斯琴.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的实证研究[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8(02):84-94.

⁸ 周燕燕、林穗方、黄蓉等. 中学男生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的典型相关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05,26(2):96-97.

⁹ 张文新、管益杰、任朝霞、孙华平、程学超. 独生与非独生儿童的攻击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06):60-64.

¹⁰ 姚斯恒、徐拓倩、颜影、龙琼. 双亲不同住对儿童成长的消极影响: 基于深圳市的调查研究[J]. 祖国, 2020(3).